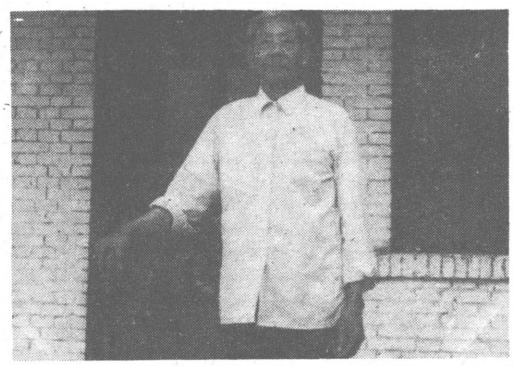
“七大”代表罗福伟

辉铭　韩庚



罗老住在宁强上官街一户独门独户的小院里，院子一亩三分地，是县组织部给买的，盖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正房，看着挺宽敞。罗老本人则清瘦，精神，拄拐杖很潇洒地站在那里，颇具军人气质。见了宁强老干局局长王维琳跟县工会主席连同我们一律以“小”相呼，也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去年动乱，罗老气得大病一场，认为是瞎胡闹，费那么大劲挣来的无产阶级江山就那么不心疼地折腾？他家的画挂了不少，却没一张美人头象，每逢新春，老干局送来新画都需经过他认真挑选，哪些可挂，哪些不可挂。西墙上那一溜老帅们骑马的年画是断断更换不得的，那是他心爱之物。

罗老是宁强县金家坪人，家里穷，欠了人1200块大洋的驴打滚债，这笔钱他这辈子怕也还不清。1935年腊月三十，红九军在宁强成立了苏维埃，他就跟上红军走了，参加的是徐向前的部队。他自豪地对我们说，“我在队伍里是打旗子的人，我不怕死，举着旗猛往上冲，我的旗到哪儿，我们就准打胜。”后来他随部队长征，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在松毛竹毛主席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军事会议，“我是连长，也参加了。会开完了首长把马杀了让大伙会餐，一人分两疙瘩马肉的清汤。首长跟我们也一样。”

我们谈及开“七大”的事，罗老说，“那时当‘七大’代表都是保密的，哪象现在，公开选举。我所在的129师，师长是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师才挑出三名代表，审查严格极了，当然表现得出色。我们1940年3月初由昔阳出发，一边往延安走一边跟敌人周旋，对外称是骑兵团，谁也不知道我们是要到延安开会的代表。过五台山的时候我们去看望过白求恩，他当时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很和蔼可亲的。”我们问白求恩讲什么话，罗老说：“讲中国话，讲得不好，白求恩当时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延安干什么，这样一直走了几个月，到10月10号才到了延安，住在桥儿沟。到的那天朱老总和叶剑英同志骑着毛驴来接我们，当天晚上我们就到杨家岭看望了毛主席，送了我们的礼品，三匹洋马，半道死一匹还剩两匹，还有缴获的日本罐头。主席很客气，说你们走了这么长时间，很辛苦，怎么还给我东西。回到延安了，好好坐下来学习学习。接着后来就开了‘七大’，我与薄一波，陈赓分在一个支部。‘七大’以后我被分到新四旅，把毛主席送过黄河以后围宜川，打宝鸡，直到解放西安。”

我们问罗老为何不在大城市当官却要回到这偏远贫穷的小县来，他说：“小儿想妈，老汉想家，叶落总得归根。如今，我从头到脚身上有八处伤，还是回来好。我的要求不高，就是一个解甲归田的战士，从这儿走的依旧回到这儿，天经地义。现在我在家乡过得很好，清静自在。我不要当什么官。”

罗老每月工资三百多元，县老干局给他订了各类报纸，配备了一名小服务员，他在家乡过着恬静舒适的生活。他的小院里种满了萝卜豆角西红柿，梨树桔树花椒树也迎风摇曳，最新鲜的是墙边那几棵玉米，两行高粱，将这位八旬的老红军牢牢地系在了家乡的土地上。给幼儿园赞助，慰问修路的民工，老红军没少出过力，成为深受家乡人民爱戴的老人。

人物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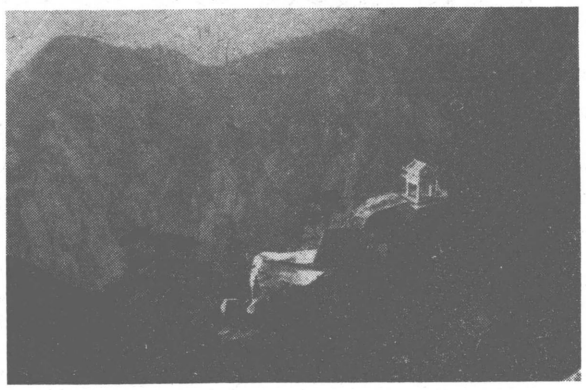
金风送爽桂飘香

恒　庆

入秋之后，金风送爽，红叶姣艳，正是桂花怒放时期。在“叶密千层秀”的树冠上，“花开万点黄”，犹如碧油深绿的冠盖上缀满了无数金星，叫人赏心悦目。而满树花香，则随风飘溢，弥漫四邻，逾月不绝。无怪乎前人赞誉桂树“独占三秋压众芳”了。

一般的花，其香不是清雅，便是浓郁，不能两兼，而唯独桂花能两者兼有，既清香飘逸，又浓郁致远。在庭院中只要种上一两株桂树，开花之时，便能满院生香，甚至数里之外，也能闻到桂花气息。因此，桂花又有“九里香”的美称。

据考证，桂花原产我国西南地区，至今在四川、云南等地，都有高十多米的野生大树。我国桂花的栽培历史悠久，有关记载不乏古籍。如宋人杨万里《木犀》诗颂道：“不是人间种，移从月里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还有民间广为流传的动人神话故事：“吴刚伐桂”早见于唐人小说《酉阳杂俎》。如今，桂树已遍布我国大江南北，成都平原的新桂湖，数百株桂树皆清代所植，高大者已达十米左右；旅游胜地杭州的桂花久负盛誉，1983年被评为杭州市市花，满山遍野皆植桂花，还在玉泉院开辟了“桂花紫薇园”；桂林更是以桂树众多而闻名中外，约有桂花树10万株。国内已有不少桂花集中产区，年产桂花千万担，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华山下棋亭位于东峰鹞子翻身后，三面悬崖，十分险峻。传说宋太祖赵匡胤在这里与道士陈抟下棋打赌，宋太祖把华山输给了陈抟，遂名下棋亭。该亭原为铁瓦亭，“文革”中毁坏，图为修复后的白色石亭。（林积令　摄）

先走死蛇

超越死亡

俞敏杰

对于死，世上不乏通脱之人，如中国的范成大，美国的海明威。范氏云：“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海氏曰：“恕我不起来啦！”但也不乏顽冥痴愚之辈，单秦始皇就设练药求仙的博士70名、占星300人；仅唐朝就有不少皇帝内服金丹奢求永寿，结果反而未尽天年。

人的肉体不可能不死，自有史以来，人类已有800亿个生命个体步入了天堂和地狱。假如某日人类获得了万寿无疆之秘诀，则同时也将耳闻人类毁灭之丧钟。

那么，何谈超越死亡呢？超越死亡就是通过生物性或历史性的作为在活人世界谋一永久的位置。

生物性的超越就是生孩子。皇帝老婆多，故孩儿众，清朝人努尔哈赤始，经过6代，宗室人口便增长了800倍。平民老婆少，但决不示弱，虽缺吃少穿，但膝下皆有几个枯瘦如柴的光腚小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孔老先生是这种生物性超越的积极倡导者。

可惜，儿女成行换来的是生的艰辛、活的劳累，及至死期，又因割舍不掉那众多的爱恋、期望、担忧而无法心满意足地赴入黄泉。可骇，人口爆炸，入不敷出，地球几十亿年的积累招不住人类几千年、数万年的折腾和消费，煤炭紧俏，石油紧张，耕地紧缩，水源紧缺……

凭着儿子超越死亡是条狭窄且靠不住的路。对此，胡适先生颇有感悟，他曾说：“为什么一定要儿子？儿子、孙子、亲生的、承继的都靠不住。只有一个儿子靠得住，便是社会。有功于社会，社会永远感谢你，纪念你，其它是靠不住的。”他追求的是历史性超越。

几千年来，已有不少人孜孜以求这种超越。他们或以德行留芳百世，如雷锋、白求恩；或发明造福万代，如鲁班、爱因斯坦；或以政绩永垂不朽，如毛泽东、林肯；或以著作彪炳千秋，如鲁迅、莎士比亚……

历史性超越是人类最终向往追求之超越，它突破了几个儿孙的狭窄天地，跨越了生物本能的低有阶段，以整个人类为起点，在三百六十行的任何一行或数行中为自己的生命不朽选择一个位置，既不用挤也不必抢。但要切忌步入误区，滔天之罪、不赦之恶固然可以助你超越死亡，但你将被永久地押在活人世界的耻辱柱上，使祖宗惭愧，让子孙蒙羞。

当然，选择了历史性超越的人并非一定要牺牲生物性超越，鲁迅先生有儿子，但照样永垂不朽。

清涧醉枣

白　洁

人喝酒，枣也喝酒，您听了一定很奇怪吧。清涧，这个陕北小县城盛产的大枣，就爱渴酒，喝醉酒的枣学名叫「酒枣」。酒枣驰名中外，您大概不会不知道吧。

一个个大红枣摘了下来，擦得干干净净，在罐子里摆一层枣，洒一点酒，包上塑料纸，糊上泥巴，密封起来。一个月后，罐子一打开，酒香四溢，孩子们争着把鼻子往跟前凑，恨不得把香味全都吸到肚里去。女主人笑着拨开围着的孩子，端上盛满醉枣的枣木红漆盘子，轻轻地放在炕桌上，看着那胖嫩胖嫩的枣子醉得脸儿通红，捏一个放进嘴里，又脆又甜，再加上那沁人心脾的酒香，吃上一二十个，便似入了仙境，微微的醉意悄悄地爬上了头，枣儿醉了，客人也沉醉在家乡亲人的热情里了。

刊头设计　郭义明

本版编辑　杨乾坤

长白山寻奇

唐玉峰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我们听到不少长白山的趣谈。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天池“怪兽”。其最早记载于《奉天通志》，已有百年历史。自60年代以来，时有出现。1981年9月，《新观察》杂志记者还拍到唯一的张照片，其形如狗，长数米嘴长如鸭，有棕色长毛。同年，据朝鲜通讯社报道，他们考察团所发现的“怪兽”是一种棕熊。尽管如此，天池“怪兽”使人不得不同著名的尼斯湖“怪物”之谜联系起来。

于是，探寻“怪兽”成为我们登长白山的精神支柱之一，尽管这仅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但时值秋八月，是“怪兽”出没的季节，也许，我们一生中最幸运　的时刻，就在长白天池吧。

进入自然保护区的大门，沿路便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红松、云杉、白桦、黄菠萝……组成了一望无际的绿色林海。

到了岳桦楼，便进入了一个白色的世界，这里地势已高，只剩下耐寒的白桦，撑起绿色云。我们沿路而上，一股硫磺味飘然而来，只见几十股泉眼，喷涌着热气蒸腾的泉水，把个硕大的石坡，烧成了铁锈色，温泉的最高水温达80多度，难怪几位刚下山的游人正蹲在泉眼旁，煮熬着生鸡蛋，看来这些游人已早有准备，来享受这大自然的妙趣。随着轰然作响的水声，长白瀑布已挂在眼前，两股流水铺展开来，从悬崖峭间直泻谷底，响声如雷，激起白雾茫茫，水天相接，翻涌的浪花飞流直下，在莽莽林海中展开一条白色的玉带，这壮观的气势，挟着习习冷风扑面而来。此刻，时近黄昏，山光林影已隐入苍苍的暮霭之中。

这晚，我们住在松板房里，倾听着山风送来的阵阵林涛和哗哗的流水声，度过了一个别有情趣的长白秋夜。

次日清晨，我们顶着冷风，绕过瀑布，攀上山顶，只见堆堆白雪还躺在背阴的山崖下，看来是终年不化。几位南方来的朋友，欢笑着打起雪仗，尽情地领略着这北国情趣。可是，寒冷也随着袭来，使人感到如同冬日。

天池藏在茫茫浓雾中，天地间迷　蒙一片，脚边的湖水，轻轻地拍打着沙滩。我们耐心静候，唯恐吵醒了熟睡的天池。不！天池从来就没有熟睡，这座年轻的活火山，最晚一次喷发，距今还不到三百年。所以，它保存了完整的火山地貌，是一座难得的火山博物馆，有很高的地质研究价值。

渐渐地温暖的太阳，轻轻地拨开纱幔，天池象害羞的少女，款款地露出它美丽的姿容，它镶嵌在16座白色的山峰怀抱，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的湖水闪烁着五颜六色的石子，山峦峰影倒映水中，湖光山色碧波粼粼。我伫立湖边，多想让这明净的湖水洗涤我的身心。

然而，由于高寒所至，这二十多亿立方米水源，都不生鱼类，可谓天池一憾，这无穷无尽的水除了自然降雨外，全靠地下泉眼。松花江的源头，就在这火山的母腹之中。

天池虽分属于中朝两国，但却一览无余，这坦诚的长白天池，哪里有一丝“怪兽”的踪迹，我不觉好笑，人为什么总被那些奇闻怪事所牵引呢？长白山本身，不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奇观吗？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部电话：710619　一编室电话：27708　二编室电话：22227转　群工部：25728转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